

苏联小品文集

演说家的懺悔

列·連奇等作



北京出版社

演說家的懺悔

(苏联小品文集第四輯)

列·連奇等作

刘光杰、陈幼群等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

演說家的懺悔
(苏联小品文集第四輯)

列·連奇等作
刘光杰、陈幼群等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长安街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2 9/16·字數 54,000

1957年2月第2版 195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數：45,001—61,000册

統一書号：10071·72 定价：(6)0.22元

目 录

演說家的懺悔·····	列·連奇 (1)
福伐耶夫·····	列·連奇 (6)
受委屈的人·····	列·連奇 (15)
催眠术·····	列·連奇 (23)
困难的处境·····	格·富克林 (27)
叶戈尔·庫茲密奇·····	格·富克林 (33)
在台球战綫上·····	格·富克林 (38)
通訊报导·····	格·富克林 (42)
勇敢的人·····	格·富克林 (46)
專門的決議·····	哈然諾維奇 (51)
預算·····	亞·茹果夫斯基 (54)
鑑定·····	伊·闊斯菊可夫 (57)
小通風窗·····	阿·道可查叶夫 (62)
工会主席的“关心”·····	斯·那林亞尼 (64)
对症下药·····	米·潘克拉特 (70)
提高与崗位·····	阿·叶洛斯 (76)

演說家的懺悔

列·連奇

大家都說我這人不蠢，而且是個不壞的工作人員，我不止一次得過獎狀，我們機關也通報表揚過我，號召向我學習。

但是我認為，如果我沒有那種不幸的嗜好，甚至可以說是怪癖，那我還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就！

我不是個好大喝而特喝的酒鬼，不是個牌迷，也沒有不忠實於自己的妻子。

我有的是另一種毛病。

我非常喜欢在會上發言。

可是非常奇怪，在就像現在這樣的可以隨便談几句的小會上，我却往往沉默不語，或是只談些正經事。

這樣的小會，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我就是喜欢在重要的會議上，在有主席團，有講台，有汽水瓶，有速記桌，有……千百雙眼睛的會議上發言！……

出席會議前，我总是激動不安的。我不停地從屋子這角走到那角，又從那角走到這角，考慮着講詞。

談什麼好呢？是不是談談這個……還是……談談那個？……結果弄清楚了，根本沒有什麼可談的。雖然如此，我還是擬了個發言提綱。

妻子是了解我的！……她走到我旁邊，用懇求的目光望着我說：

“斯喬帕奇卡，我求求你，……別去講演了！你就可憐可

憐孩子們吧！”

“別胡纏，真沒遠見！”

“要是你非想演講不可，就對着我演講吧！我把格拉娃和米金卡喚醒，他們一定也很高興听。還可以叫幾個鄰居來。”

“得啦得啦！你再把吉娜孀子叫來，那家庭會議就够法定人數了！”

我們的爭辯总是以吵架結束。米金卡和格拉娃被吵醒了，放聲大哭。于是妻子宣稱：她悔不該當初走錯了一步。唉！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就很扫興地跑去開會了。

通常我坐在頭排。

討論開始了。

主席的鈴鐺響了起來，發出了号召。水瓶里的水發着引人發饞的光。演講家們——我的同事們，一個又一個地上了台。他們說得優美動人，口若懸河，既穩當又流利。我感到，我講得無論怎樣也絕不會比他們差。

我開始坐立不安了。理智的聲音耳語般地勸告我的心靈說：

“趕快醒悟吧！制止自己！不要演講！”

但是恰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主席問道：

“誰還要發言？”

于是突然地，連我自己也沒料想到，我竟上氣不接下氣地用完全不像自己的聲音喊道：

“我請求發言！”

主席宣布了我的姓名。大厅里立刻拂過了一陣奇怪的小風。我昏頭昏腦地走上了講台，扫視了一下大厅，突然一眼看到講台上有个不吉利的麥克風，就把要講的話忘了个一千

二淨。

我看看人們的面孔，勉強微笑着，裝出一副尋思的模樣。

但是我們那一幫人是容易哄騙的，他們你看我，我看你，交頭接耳起來。我們機關的“挖苦能手”蘇渥索夫對着會計科的吉娜奇卡的耳朵，不知在悄悄說着什麼，吉娜奇卡失聲大笑起來，同情地望着我。

我出了一身冷汗，偷看了一下我的提綱，但……上面什麼也認不清了。因為我的筆迹太潦草，寫的又太倉促，太簡單。我沒有時間去把這些神秘的密碼翻譯出來。只好勇敢地張開嘴，開始講演，心中指望那些跑掉了思想一旦悔悟，在發言過程中，自動回來。

我斜眼看着速記員，說道：

“我想告訴大家……更準確地說，所謂說幾句……！不過也可以說不是說，而是表達……總而言之，簡單來說，我是想發表意見。那末，我想發表什麼意見呢？……”

我沉思地停頓了一下。然而，真慘！跑掉的思想，一去不回頭。

我繼續說道：

“我是想引起大家注意……更準確地說，我是想提醒……不過也可以說不是提醒……總而言之，簡單來說，我是想強調。那末，我想強調什麼呢？……”

我又停頓了一下。跑掉的思想連影子也沒有！我又恐懼又悲哀地注視着速記員。在這一剎那，我多麼恨她呵……不，當然啦，我對她個人沒有什麼意見。但是……她為什麼一字一句都要記下來呢！

正這時，突然從記憶深處跑出來一個小念頭，它像一只疲憊的逃鼠，這可解了我的圍。

我立刻把那丫小念头赶进我的講詞捕鼠籠里；可是，它却長久地在里面狂蹦乱跳，用它那凉凉的小鼻子不住地往从屬句的鉄網上碰。

哎呀，这些从屬句呀！……

我完全迷失在这些“为了……”“因为……”“由于……”“所以……”“目的在于……”里了。我發現自己慌得無法打个句点，結束这一个句子。

大厅里有人放声大笑起来了。而我，照样飄呀飄的，不知飄向何处，只顧一味咀嚼着我的“由于”和“为了”。

苏渥索夫高声地向會計科的吉娜奇卡說道：

“是的，不是狄摩西尼❶！”

……在演說將要結束的时候，我的捕鼠籠里总共只有兩個小念头！

收获不大！

我像將要淹斃的人一样，掙扎着咕嚕說：“請允許我就此結束我的發言！”大家很高兴地“允許”了，于是我在嘲弄的掌聲中，像石头一般沉底了。

我回到原位坐下，尽力不看兩旁的人。我的耳朵發燒，心口砰砰乱跳，我感到非常不幸。

每次会上都是如此。假如沒有同志們的关心，特别是苏渥索夫的关怀，不曉得我的嗜好会把我引导到何种地步。

有一次，他請我去作客。去了許多人，都是我們机关的同事。大家听着留声机。

苏渥索夫換上一張唱片，說道：

“現在請大家听听滑稽道白，名为‘演講家’。表演者的姓

❶ 狄摩西尼是雅典古代的一个著名演講家。

名我就不說了，請大家猜猜看。”

片子轉動了——大家立刻笑起來。笑聲震耳欲聾，使我只能聽見講演人的個別字句。我怎麼也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我只了解到一點，他對同一件事，既贊成又反對。於是我也和大家一起大笑了起來。片子放完了，我說：

“典型抓得很好！我們確有这样的演講家。可是這個演員是誰呢？口音聽來非常熟悉！……”

蘇渥索夫先做出一副莊重的姿態，然後說道：

“這是你自己！你還記得那個麥克風嗎？那天，我們把你的聲音錄下來了，以傳後代。”

從那時起，當我坐在大會上感到又犯了“演講癱”——這是一種最難忍受的心灵上的癰疥——并已舉手請求發言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我的錄音片來，於是我就對主席說：“不，沒有什麼……我不過是……手神經有點毛病！……”

隨後我就跑到走廊上去吸煙……

（劉光杰、陳幼群 譯自“貴賓”，蘇聯作家出版社版1954年版）

福 伐 耶 夫

列·連奇

伊万·謝苗諾維奇·福伐耶夫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机关的職員，他还在衣帽間脫衣服的时候，就已經感覺到情况有些不妙。

管衣員卞佳嬌嬌接過他脫下的皮大衣和套鞋，奇怪地瞧着他，眼中閃爍着嘲笑的、但也正是女性所特有的憐惜的目光。

如果福伐耶夫对着鏡子梳理他那均勻地点綴在好像花壇似的圓圓的禿頂上的仅存的几根頭髮时，沒有在鏡子里看見卞佳嬌嬌用手优美地掩着嘴，并且已經公然笑起来，福伐耶夫也許就不会去注意一个平凡的女管衣員臉上的表情了。

“什么事……您……卞佳嬌嬌？”福伐耶夫扭过头去問。

“沒有什么，福伐耶夫同志！”卞佳嬌嬌答道，“情緒好！”

“是不是公債中了彩？”

“哪里！不过因为天气好，看，太陽公公多高兴！”

“天气是不錯！”福伐耶夫同意了。“我步行来的，覺得很愉快。要是不穿套鞋，那就更舒服了。而且，無線电台也預報过今天是好天气。”

“天气預報并不經常很准确，”卞佳嬌嬌說，“假如您相信了預報，就不穿皮大衣，准会冻得你牙齿打顫。”

“有时不准确。”福伐耶夫肯定說。

他注意看了一下女管衣員的臉，只見卞佳嬌嬌眼中閃耀着的嘲笑的火花还未曾熄灭，于是补充說：

“任何一件工作中錯誤总是难免的，何况像天气预测这样细致的工作。卞佳蟠蟠，这是自然的力量啊！”

他向女管衣員恭敬地点了一点头，然后沿着寬闊的楼梯，慢慢地向二楼上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这里面有問題！”他想。不由己地加快了脚步。“大概是發生了什么事故，弄得衣帽間都知道了。”

他推开門走进通向自己办公室的过道。打字員奧丽佳·斯切巴諾芙娜迎面走来。福伐耶夫向她問候，而她只略微一点头，嘴角上挂着譏諷的微笑。

“这个人……也这样！”福伐耶夫想。他已經不是在走，而是几乎在跑了。“快点，快点到办公室里去，打听打听，把事情弄明白！……”

他順着过道向右拐去，他的心七上八下，因为看見牆上挂着新出的牆报“我們的号筒”。恰好牆报跟前一个人也沒有，他便走过去，急忙戴上眼鏡。

社論……社論里沒有說到我。“論警惕性”……也沒有。“誰在做夢”……感謝上帝，我什么夢也未做。……漫画！……这是什么？——無人電話处。打電話的人排着队，第一个人是胖子，戴着多奇怪的帽子！手里拿着鋼笔……“来自塔——拉——斯干的塔尔——塔——临。”塔拉斯干？塔尔塔临？是一个机关嗎？不像。……第二个人……也是怪样子，鷹鼻子……慕黑豪森男爵^①。哦，慕黑豪森，有名的撒謊家。……对，对，对……下面是赫列斯达科夫^②……。这个老头子是誰呢？帽子歪戴在腦后，小鬍子乱七八糟。对，对，这是朱戈里老太爷，也是撒謊大家。他后面是一个秃頂的、挟着皮包的胖

① 果戈里的小說“欽差大臣”中的假欽差。

② 德国十八世紀奇談故事中的主人翁。

子！……呸，一付多么討厭的、可笑的嘴臉呀！……天哪！這就是我。

福伐耶夫手里的皮包掉了，又拾起來，然後急忙地讀着漫畫下面的題詞：

“誰是最後一個？我在你們的後頭！”

插圖上角有幾行看來是解釋漫畫的詞句。福伐耶夫沒有去讀它——他不必讀就一切都明白了。

……這件事情發生在前幾天。一天晚上，福伐耶夫在家裏，穿着睡衣和便鞋坐在沙發上，正翻閱“星火”雜誌上的照片，電話鈴響了起來。他取下听筒，馬上听出是科長季莫菲耶夫的聲音。他不禁皺起眉頭，心想：“現在他要說：‘老兄，準備動身吧！’”福伐耶夫知道季莫菲耶夫打算派他到一個遙遠而艱苦的地方去出差。他對於這個苦差事，真是手推腳踢，拚命拒絕。一周來，他忙着到各個首長面前去訴苦，兩只手放在胸前，用忠誠而又老實的眼睛望着首長說道：

“請照顧我的困難。本來我是會拒絕這個任務的，但現在……老婆常生病，我也精神不佳……兒子也不像話……門門功課考兩分。我必須好好管教他。這是我作父親和作一個公民的天職……歸根到底，只有請您派烏薩維奇代替我去……他沒有孩子……”

……看來，什麼話都要說出來了！他忍無可忍了！難道你有本事說服這些冷酷無情的官僚主義分子嗎？

季莫菲耶夫是個老滑頭，他從別處講起：

“身體好嗎，福伐耶夫同志！”

“不好！腿勉強能抬起來！”

“我早晨看到你了。老兄。照我看，你沒有什麼，健壯着呢！”

“光看外表是不可靠的。”

“是这样。您夫人好嗎？”

“也不好。”

福伐耶夫的腦袋緊張極了。心想“找个出路！……想个办法！……找个理由拒絕出差！但是想个什么、什么、什么办法好呢？”

他忽然灵机一动，心想：把这个不愉快的談話推迟下去，爭取時間，先滿足当前的願望再說。于是他打断季莫菲耶夫的話，对着听筒說：

“对不起，季莫菲耶夫同志，我是在無人電話处和您談話的，排队的人等得不耐煩了。請您等一会再打来吧……”

接着是一陣难堪的沉默。福伐耶夫覺得無地自容。多么糟糕呀！但是“一言既出，駟馬难追”，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他在听筒里又听到季莫菲耶夫的嘲笑声音：

“稍等一等，伊万·謝苗諾維奇。只有一件事要轉告你：为了照顧你的家庭情况，决定不派你出差了。就是这一件事！謝謝你的……排队的人。”

大概季莫菲耶夫已和牆報編輯古梅金談过这件事情了，而古梅金这个人是抓住了小辮子就不肯放手的！

福伐耶夫走进办公室，忿忿地把皮包扔在桌上，把坐在对面桌子的檢查員烏薩維奇吓了一跳。烏薩維奇是一个寬肩的黃頭髮的男子，他抬起頭，眼睛离开了文卷，惊慌地瞪着，像一个剛出水的游泳家那样。

“‘号筒’报上登的些什么东西，您看到沒有？”福伐耶夫忘記了問好就問他。

“您好，伊万·謝苗諾維奇……您是說漫画？”

“是的！就是說的這張……罵人的东西！”

“瞎画一气，可是画得倒也十分滑稽。”烏薩維奇說，“并且像極啦。准是斯杜僕尼茨基画的。”

“一点也不滑稽，膚淺而且拙劣！斯杜僕尼茨基也成了我的……叶非莫夫❶！”

“为了給您一些激励，伊万·謝苗諾維奇。”善良的烏薩維奇用温和的口吻說。

“您居然这样說！真叫人奇怪。当着全体同事的面侮辱我！我得去找古梅金。”福伐耶夫把話打住。“假如有电话找我，請說，过……一个鐘头就回来！”

经济学家古梅金也就是牆报“我們的号筒”的編輯，坐在計划科的大办公室里。福伐耶夫不願当众和他談这个微妙的問題。

他們走到过道里，在窗台上坐下来。古梅金是个青年人，長着一顆圓圓的腦袋，頭髮剃得短短的；他摘下眼鏡，眨着近視眼，粉紅色的、健康的臉上一点激动的样子也沒有，很快活地向福伐耶夫說道：

“来埋怨我嗎，伊万·謝苗諾維奇？”

“真奇怪！”福伐耶夫板起面孔說道。

“有什么奇怪？”

“照您的意思，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事情完全是正确的，伊万·謝苗諾維奇。”

“等一等，巴維尔·尼古拉埃維奇！”福伐耶夫仍旧用冷冰冰的腔調說，“你把我看成要人，能与……慕黑豪森男爵相比！”

“‘男爵’刺痛了您？……是的，用慕黑豪森来比喻是一种

❶ 苏联漫画家。

誇張。但漫画里可以容許这种誇張。斯杜僕尼茨基这样画不过是強調形象。”

“強調!”福伐耶夫聳聳肩，哼了一声。“他明天就要把我画成吸血鬼了，难道您也允許登这种东西?”

“不，說成吸血鬼是不会允許的，而說成撒謊者，这没有什么，是可以允許的!”

“你的話是什么意思，巴維尔·尼古拉埃維奇?”

“这个，怎么說呢，”古梅金繼續微笑着回答說，“我是爽直人，說話不轉弯抹角。对不起，您近来常說謊，伊万·謝苗諾維奇。不要見怪，老实說，这样是不行的!……是的，虽然您只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却常常撒謊。所以‘号筒’报決定給您一个警告。應該明白：从撒小謊到撒大謊，其間只有一步之差。数量会引起質量的变化。不要見怪吧。”古梅金又补充說，“最好把我这些話想一想。”同时十分严肃地望着愁眉苦臉的福伐耶夫。

“为了控訴一个人，总得有些根据，巴維尔·尼古拉埃維奇。”福伐耶夫紅着臉斷斷續續地說。“而您有什么根据呢?”

“就拿公民魯金的那件事來說罢。記得吧!他向您打听他申請的事情，可是你居然撒謊，說他的申請書已呈交‘上級’去了。您为什么要撒謊呢?”

“我不是撒謊，……我……那是随机应变!处理这一件事总得先和別人商量妥貼。”

“还要轉保嗎?”

“您多么……巴維尔·尼古拉埃維奇，多么爱瞅空子……打人!不要轉保，然而要請示一下上級領導同志。”

“一連三个星期魯金不断地向您打听，而您也一連三个星期不断地对他撒謊。可是后来他当然知道了，您是打着‘上

級’的幌子向他撒謊。”

“愛管閑事的人！冷酷的人！再沒什麼話可說了！”

“也許是這樣。但您為什麼撒謊，伊萬·謝苗諾維奇？而且把‘上級’也拖了進去？”

“這不是謊話，”福伐耶夫固執地說，“一個人說的話明明是不對時，那才是謊話。”

“難道您對魯金所說的是事實？”

“不，不可以這樣引伸解釋。我的話——是一種……對客人談話的詞令。魯金應該明白：他無須不安，等一等就是了。我並沒有過錯，他把我的話看得太認真了。”

“他到國家機關里來不是為了猜謎！伊萬·謝苗諾維奇。”

“得了，巴維爾·尼古拉埃維奇，您太過火了！”福伐耶夫寬宏大量地說，“假如這樣說，那末可以把一切都列入台里干……或者……叫什麼……塔拉斯干之類！”

“是列入塔爾塔臨之類。但並不是把一切都列入！”古梅金打斷了他的話。

“再拿大修理的數字來說吧！”他沉默一瞬之後又說，“您沒有把這些數字準備好，沒有如期完成任務，那您就應該老老實實照直說。可是不然！您又撒謊，說病了，發熱！但就在那天晚上，季莫菲耶夫在戲院里遇見了您和您的太太。”

“可是，他在戲院里並沒有量我的溫度啊？”

“當然！他沒帶溫度表。他料不到會碰到您，所以沒帶去……這怎麼解釋呢，伊萬·謝苗諾維奇？”

“巴維爾·尼古拉埃維奇，像您這樣正經人也注意起鷄毛蒜皮的事來了，我真有點替您感到難為情。”

“照我看，伊萬·謝苗諾維奇，即使是小小的謊話，對於像你這樣的正經人也並沒有什麼光彩……而最近您和季莫菲耶

夫通電話的事情又怎樣解釋呢？”

“普通的失言而已！”

彼此默不作聲了。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咱們來作結論罷。”在一陣難堪的沉默之後，古梅金說，“我認為：在這三件事情上你撒了謊。而您認為：第一件是隨機應變，第二件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第三件也不是撒謊，只是失言。我們談不攏。請寫個聲明書吧，伊萬·謝苗諾維奇，我們在編輯委員會上來討論這個原則性的問題！”

“一定要寫！”福伐耶夫強硬地宣布，“我尊重牆報，而牆報也應該尊重——就這樣說吧——它所批評的對象。”

他很愛聽自己這句響亮的話，於是又得意地重複說道：“是呀，應該尊重！因為今天我是牆報批評的對象，而明天就可能是牆報的主編。”

古梅金對自大的福伐耶夫的肥胖臉孔看了一眼，不自然地冷笑着。

“寫吧，寫吧，伊萬·謝苗諾維奇！”他馬上收起笑容，從窗台上跳下來說道。

福伐耶夫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他心緒煩亂，後悔不應該輕率地和古梅金談這次話，又感到也許不值得寫聲明書，以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當他看到同事們在牆報旁邊笑着看漫畫的情景時，羞慚和委屈的沉重感覺又有力地控制了他。這股力量和他對那些無理取鬧的牆報編輯恨得咬牙切齒時所用的力量大小差不多。他迅速地溜進了辦公室。烏薩維奇同情地問道：“怎麼樣？”他煩躁地答道：“沒有怎麼樣！”便坐下來寫聲明書給“我們的號筒”。

起初，他感到不容易寫，但後來福伐耶夫便找到門了，嗖嗖地振筆而書。